

三十六英雄

出版说明

《三十六英雄》，又名《隋唐》、《响马传》，是已故评书名宿连阔如先生的代表作。本书根据1934年7月3日起连载于《新北平报》上的连阔如口述评书文本整理而成。为使本书既保留评书话本的行文风格及口语化特征，同时又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我们在出版时，除了更正原文讹误，还做了以下修订：

一 调整版式。原文繁体竖排，旧式标点，字行之间局促繁密；现改为简体横排，新式标点，版式大方疏朗。

二 重新划分回目并增加小标题。原文共800回，回目字数长短不一；现调整为99回，回目均为两句八字。

三 重新划分自然段。原文不分段，一回即一段；现根据情节变化及上下文逻辑关系重新划分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疏误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1年5月

引 子

评书是一门平民艺术，为人所喜闻乐见。除去在书馆说书，说书人亦将评书连载于各大报纸，供人阅读，同样受到阅者诸君的欢迎。然而报纸连载评书之所以颇受社会各界人士欢迎，不外乎所登的评书是道活，每逢《新天津报》的评书《施公案》、《雍正剑侠图》、《三侠剑》出版的时候，各界人士都争先恐后地去买，足见评书一道是各界人士爱看的，不用鄙人来说，早已人所共知。《新天津报》为华北登载评书首创之一，给阅者增加眼福匪浅。最可怪的是北平为评书界发源之地，登评书的报馆甚少，而今鄙人受《新北平报》所约，愿将道活评书（旧北平的艺术）牺牲于《新北平报》，亦可贡献于阅者，故此鄙人为阅者致贺。“新北平”既肯为阅者诸君造福，吾便以本人才力所及贡献于阅者。好看评书的同胞们，不耽误你做事，忙里偷闲，买份报看，便能得到看评书的机会。小报是平民化的，评书亦是平民化的，可称得起是茶余酒后消遣中的密友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这套《三十六英雄》原名《隋唐传》，别名《响马传》。因为这套书最热的节目、全书的关键是贾家楼三十六友歃血为盟大聚义，内中有响马尤俊达、程咬金劫皇杠，引出秦叔宝三探汝南庄，染面诈登州，贾家楼结拜，二劫皇杠，反山东，三挡杨林，九战魏文通，三斧定瓦岗，隋室的山河就断送在几个响马（可亦是杨广无道所致）之手；到后来瓦岗寨散伙，众好汉不满于李密舍魏投唐，李渊父子得了天下止。隋因响马而亡，唐以响马而兴，故曰《响马传》。鄙人愿将这套书贡献于阅者，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英明之主，既能定中原之乱，又能北伐胡人，东

征高丽，西扫狼烟，为我炎黄民族吐气非小，也值得我们来说他。开书先说秦叔宝，那位说怎么先说秦叔宝呢？皆因他是这套书里的书胆（如同《施公案》的黄天霸一样）。

第一回 马鸣关秦总兵捐躯 历城县太平郎出世

且说北齐自从定都晋阳以来，西有北周，南有南陈，成为鼎足之势。分崩的时代，武将胜似文官，北齐后主驾前有个亲军护卫使秦旭，他的威名远震，无人不知。他有一种特别武艺，就是家传的凹面金装铜，秦家的铜法天下皆知，外人不会。有许多的人拜投门下，愿学秦家绝技，只是秦旭把他的家传武艺不肯轻授于人，平生只有三个徒弟，大徒弟叫魏栋，字良臣；二徒弟叫程玉，字得臣；三徒弟叫单珪，字敬臣。秦旭只有一子秦彝，字弼臣，娶妻宁氏，生养一子乳名叫太平郎。秦彝亦在北齐后主驾前称臣，官拜武卫大将军之职。这秦彝素有勇悍善战之名，北周、南陈尽闻其名，知道他的厉害。太平郎到了四岁，他祖父秦旭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秦琼，就是后来的秦叔宝。

却说秦旭父子既俱掌兵权，勇悍善战，北周、南陈未敢轻犯。到了秦琼五岁的时候，秦彝奉旨镇守马鸣关，宁氏夫人跟秦琼亦随在任上。有一天，秦彝同着宁氏，带了秦琼在花园之中玩耍，忽见家人秦安面带惊恐跑至花园，见了秦彝回禀道：“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咱们北齐后主因为北周进兵攻打晋阳，逃奔檀州，临走的时候留咱们老将军守城。万没想到晋阳城被周帅杨忠（杨广的祖父）、行军都总管杨林，带兵二十万将城打破，老将军（秦旭）尽其守土之责，死在城中。”秦彝一听，当时一怔，好似泥丸宫走了三魂，涌泉穴丢了七魄，好半天方才哭出来，父母恩情重如泰山，焉能不哭？宁氏夫人亦是伤感。别看宁氏是个女流之辈，遇事

颇有见解，恐怕秦彝过于悲痛，身体受伤，别说报仇，若有差错，就是这马鸣关亦是不保，便向秦彝说道：“大人何必如此，公爹既然死了，绝不能复生，哭亦无益，总是设法报仇才是。”秦彝听夫人所劝，止住悲声，向秦安问道：“是谁来送的信呀？”秦安答道：“是大人的师弟程得臣由打晋阳至此，面见大人报丧，现在外面等候。”秦彝一听，立刻出来迎接，秦安后面随着，来至外面。程玉见了秦彝，连礼都没有施，向秦彝哭诉前情。

秦彝将程得臣让至书房，命家人伺候净面掸尘，弟兄二人商议怎样报仇。只因马鸣关要紧，不敢私自发兵，为国家尽其守土之责，亦就无可奈何。师兄弟用过晚饭之后，同至内宅。程玉见宁氏夫人，彼此施礼。落座之后，宁氏夫人向秦彝问道：“大人可有报仇之法？”秦彝见问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夫人哪！我秦彝八尺之躯，身有绝技，亦有一万大兵归我统带，父母的冤仇都不能报，岂不愧死？真真……是毫无办法，如何是好？”宁氏夫人心思中思忖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忙向秦彝说道：“大人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说给你们哥儿俩听听。”秦彝忙着问道：“夫人，你有什么主意呀？”宁氏夫人说：“大人何不自告奋勇，递道本请万岁另换别人暂守此关，你自己请纓收复失地。倘若圣上允许，大人带兵杀奔晋阳，为国出力，效命疆场；为私，到了阵前，父仇可报，岂不公私两尽？”秦彝听罢，遂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他立刻写了一道折本，发人够奔檀州呈递去了不提。

单说程玉到了马鸣关不到三日，家人亲随等保护着程玉的家眷，由檀州逃至马鸣关。程玉的夫人一到，秦彝夫妻当然得出来迎接，见了莫氏夫人带着公子阿丑（程咬金的乳名叫阿丑）。彼此施礼毕，宁氏夫人向莫氏问道：“阿丑今年几岁啦？”莫氏答道：“才四岁。”宁氏说：“四岁的孩子这个个儿可真不小，长得真浑实，怪有人缘的。”程玉在旁言道：“嫂嫂还夸他呢，这个孩子浑拙猛楞，任什么不懂的。”宁氏说：“兄弟你可别那么说，小孩儿不

要太聪明，笨点儿呀比伶俐的孩儿好养活。”莫氏带了阿丑到了内宅，自有宁氏夫人照料，书中亦不能细表。程玉由乱军之中逃至马鸣关，有秦彝照看，倒亦衣食无忧。别说大人安然，就是阿丑亦都痛快，没事儿成天跟太平郎在一处玩耍，秦彝同程玉尽等着北齐后主的旨意，盼望着准其杀敌雪仇。

没想到折本走后杳无音信。这日正在大堂办公，忽报北周行军都总管杨林统兵十万杀向马鸣关而来。秦彝闻报，立刻吩咐再探，派副将阿古巡查城池，命中军点兵三千，准备迎敌。吩咐已毕，将要退堂，探马报道，敌兵离城不远，只差二十余里。秦彝立刻带了偏将，衙前上马，督催人马出了北门。秦彝的心意是不让敌人安营下寨，杀他个兵马远来，不待敌人歇兵养锐，趁势挫动敌兵。大队人马往北走了十数里路，就看见敌兵啦，远望周兵遮天盖地，漫山遍野杀来。秦彝吩咐：“列阵以待。”霎时间就见周兵来到，一声炮响，两杆紫缎门旗开处，一万大队把阵势列开，真是盔层层，甲层层，霞光万道。当中紫缎色大纛旗下，一位大员压住全军大队。两军阵势列圆，往敌人大纛上一看，当中白光，上绣黑字：北周行军都总管 杨。秦彝看罢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在马上气得身形一晃，紫金甲的甲叶子抖得哗唧唧响个不停。秦彝吩咐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，纵马直临阵前，把凹面金装铜左右一分，高声喊：“唤你军主将疆场答话！”

却说北周大将杨林在阵中望见秦彝在疆场，人似欢龙，马似活虎，耀武扬威叫战。杨林问道：“哪位将军出马一战？”前军战将李虎，手持大刀，马到疆场，一合未走，被秦彝使了个双龙出水式，一铜打在右膀之上，筋折骨断，尸横马下。周兵见了，一军皆惊。接连着，周兵又死了两员大将。

秦彝胜了三阵不要紧，恼了杨林，一摆囚龙棒，拍马直临阵前。秦彝一看，杨林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向外，生得腰圆背厚，面皮微紫，浓眉环眼，鼻直口阔，正在壮年，金甲绿袍，掌中擎

着囚龙棒，甚是威武。杨林向秦彝问道：“你就是武卫将军秦彝吗？”秦彝答道：“正是，你何人？”杨林答道：“我乃北周行军都总管杨林。”话尚未完，秦彝把马往前一催，双铜打奔杨林顶门。杨林见来势凶猛，用囚龙棒接架相还，二马相冲，杀在一处。两军兵卒摇旗呐喊，擂动战鼓，喊喝声音助威。那杨林乃世之名将，胯下马，掌中棒，实有万夫难当之勇，曾在元帅杨忠面前自告奋勇，讨令攻打马鸣关，要会会秦彝，斗一斗他，看他秦家双铜怎么样的厉害，而今见秦彝把他的双铜摆开了，也施其所能，恨不得一棒把秦彝打死。只见秦彝的双铜使出来招数，真是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。双铜的招数使出来是拨、挂、磕、撩、错、劈，反倒逼得杨林只有招架之功，绝无还手之力。惹得杨林性起，把囚龙棒抡动如飞，招里藏式，式里套招，好似两条金龙乱窜，真如神出鬼入一般。杨林虽有抢关夺寨之勇，斩将夺旗之能，自从出兵以来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今番要胜秦彝可就不成了。只见秦彝双铜封得很严，并无半点破绽，秦彝是越杀越勇，精神倍长。两个人杀在一处，两匹马八个蹄蹬开，荡得土气翻飞，走马灯相仿，杀了十数回合，不见输赢胜败。忽然秦彝的双铜使了双龙出水的招数，杨林用双棒往外一撞，没想到秦彝变了个怪蟒吞云式，一铜架开双棒，一铜刺奔咽喉。杨林躲闪不及，一扭身不要紧，被秦彝的铜把杨林右肩头上的挂甲环挑断，哗唧唧一声响，右臂这片甲顺着胳膊往下一溜，便堆右手腕上，皆因有勒甲丝缘勒着，非得顺手一甩，这片甲才能落在地，要不然多不便利呀。秦彝趁势逼他，又一铜打坏了护背旗，吓得杨林亡魂皆冒。

二马冲开，杨林用棒一指，吩咐：“我兵杀！”周兵大队冲杀过来，秦彝的兵便跟周兵打了冲锋，冲杀一处。秦彝把马一催，横冲直撞，恰似虎荡羊群相仿。双铜一摆，碰上敌人的兵器，木头的便折，铁的便飞，周兵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。秦彝的三千兵见主将如此，亦都奋勇当先。怎奈敌兵三路接应俱至，周将韩擒

虎、贺若弼、李金龙三面杀来，把秦彝困在垓心，一层一层往上围，一层一层往上裹。秦彝面无惧色，视死如归，只是乱军之中自己兵少，联络不上，兵找不着官啦。秦彝兵只剩百十余人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周兵弓弩手进来，乱箭齐发，如同雨点一般骤然飞至。秦彝知道性命难保啦，刚要拔剑自刎，只见周兵忽然纷纷倒退，由打外面一将杀入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视之正是程得臣。只听程得臣喊叫一声：“兄长随我来！”弟兄一前一后趁势杀出，逃回马鸣关，一兵未回，全军尽没。进了城刚至衙署，就听见城外鼓炮之声震动天地。守城兵卒飞报军情，敌人已然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。秦彝同程玉立刻上城，指挥兵卒守城，只见周兵如潮水怒发相似，扑奔城下而来。秦彝指挥兵卒，一阵灰瓶、石子、滚木、礮石，打得周兵退下。远望周兵临近扎营，二人甚是放心不下，巡视东西南北绕城一周，方才回衙。

晚饭之后，秦彝刚要回归内宅，猛然间就听外面一阵大乱，值日的旗牌官进来，向秦彝言道：“大人，敌兵已然进城，阿副将开城降敌。”秦彝一摆手：“急速去点兵，我里面有事，少时间再为杀敌。”说罢，往里就走。来至内宅，只见夫人抱着太平郎，母子正然啼哭。夫人见秦彝进来，问道：“大人不在前面办公，回归内宅何为？”秦彝说道：“夫人，大事不好！副将阿古开城降敌，周兵已然杀入，我来跟你永别！”说至此处，秦彝英雄气短，几乎落泪。宁氏夫人听秦彝说罢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往外一听，乱马奔腾，喊嚷之声，大约这城是不保喽。夫人心里猜着秦彝绝不能逃走，落个失城之将，不忠之名，一定是尽忠一死，不放心我母子，这才来跟我商量。想至此处，除非随着殉节一死，别无主张。宁氏夫人向秦彝言道：“听大人的口吻，是要尽忠报国。”秦彝说：“正是，可惜我秦彝不能为国家保守疆土，被阿古一人献了马鸣关，害得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。秦彝豁出性命不要，有死而已，只是夫人……”说至此处，欲言又止。夫人说道：“大人不必为难，妾身亦

要随着大人尽节。”秦彝一听，心中赞成夫人，一个女流之辈，想得开。秦彝说：“夫人，你我一死，剩下太平郎，尚且不知事务，如何是好？留下他，将来倚靠何人？不如将他摔死，你我夫妻死在九泉之下，亦能甘心瞑目。”

忽见管家秦安闯至屋中，说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想老将军为国尽忠，命丧晋阳城，大人既为北齐名将，不能弃城逃走，为国忘家，豁出命去尽臣子之大节，还不给秦氏门中留后？再者公子是个男孩，长大了还能给大人报仇雪恨呢。奴才亦曾学过双铜，练过拳脚，将来公子长大了，我可以把秦家祖传的铜法教给他。大人父子俱皆尽忠报国亦就是了，夫人万不可殉节，抚养公子接续秦氏的香烟。”秦彝此时心胆俱裂，寸心已乱，被秦安说了这番话，低头不语，心中思忖，甚为有理，遂向秦安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能有忠于主人之心，还有见解。好，我将他母子托付于你，日后秦琼长大成名，我在九泉之下有灵要知道，亦是感激于你。既然如此，受我一拜。”秦彝一躬，秦安还礼，连称不敢。秦彝向夫人言道：“望夫人抚养此子，不可纵养辱没秦门。急速收拾细软，逃奔他方。长大成人让他跟秦安弟兄相称，不可以主人自居。”说罢扭身出去，上马杀敌去了。

秦彝死在城中不表，且说宁氏夫人跟秦安收拾了细软等项，秦安背在身上，抱着太平郎逃走，夫人跟着秦安由后花园后门逃至小巷，见有无数的难民在大街中往东奔命逃走，秦安跟宁氏夫人亦就挤在一处，勉力而逃。幸喜周兵未至东门，秦安随着难民逃出了东门，远奔济南。在乡间藏了数月，秦安打听明白，北齐的国土满归北周所有，北齐后主已然死了，亦算亡了国啦，各处仗亦不打啦。秦安这才跟宁氏夫人商议好，搬进济南府居住。自此秦琼母子就算在济南府落了户啦。过了不到一年，衣食要不保，秦安只可做个小本经营。可怜秦安这个义仆，每日五更起来，上市趸货，回来不做买卖去，教给秦琼练习武艺。等到秦琼

练完了功夫，他便把担子往肩头上一放，出去做买卖。把钱赚到手啦，回来吃饭。吃完饭之后，教给秦琼念书。就是受这么大的累，永远没见他皱过眉。宁氏夫人有时心中不忍，便对秦安说：“你做买卖就够累的啦，不用教秦琼练武啦。”秦安说：“主母，我既受了主人之托，就得任劳任怨。咱们既是寒苦，没钱读书，亦不能把公子耽误了呀。将来公子大了，若能成名，亦不枉我这片苦心。”秦琼母子在济南府有这义仆秦安，衣食不愁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街坊四邻都不知秦安是个仆人，都猜着他是前妻留下的，无有不夸奖他的，都说难得，难得这秦安能够赚钱养活继母娘，对待兄弟这份意思真叫不错。秦琼既有贤母抚养，又有义仆教给念书练武，长到十五六岁，学问虽然平常，武艺可练得非常不错。常言有句话：“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父。”别看秦琼是秦安教的武艺，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，他的武艺比秦安可就强得多了。（阅者如不相信，就用如今的富连成小科班一比较就明白啦，雷喜福、马连良、侯喜瑞，哪个不是从他科里学出来的？可是科里的教师没有程长庚、谭鑫培。）

不说秦琼，单表北周自吞并北齐之后，便封元帅杨忠为隋国公。杨忠生有一子，名唤杨坚，生有异相，目如朗星，手有奇文，俨成王字。杨忠夫妻知道他是个异人。杨坚自从幼年就知道亲贤下士，笼络人心。杨忠死了，杨坚便袭了隋国公的公爵。这杨坚知周主年高，不久于人世，把女儿给了太子为妃，甚为得宠。未几，周主驾崩，太子庸懦，杨坚仗着杨林之力，废了太子，夺了北周的江山，自立国号大隋，改元开皇元年，立独孤氏为皇后，长子杨勇为东宫太子，封次子杨广为晋王，封杨林为靠山王，文臣有伍建章、李德邻、高颍、苏威，武臣有韩擒虎、贺若弼、李子通、李国贤、杨素等，倒亦君臣一体，上下一心，兵强马壮，渐有吞并南陈之意，不表。

却说秦琼在济南府长到二十多岁，秦安的买卖已然做得有

了积蓄，可以不劳而获了，秦叔宝的武艺已然成了名，远近皆知。专有路见不平，河里打水井里倒，一生无非为人忙，喜欢忠臣孝子，恨的是贪官污吏，事母最孝；并且性情豪爽，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好交天下英雄。因为秦琼孝母，又时常济困扶危，人称他“小专诸赛孟尝”。他在济南府结交了几个朋友，有个贾润甫，开贾家楼，为人好交，练就一身好武艺，跟开柳家店的柳州臣是结义的弟兄，虽然做着买卖，两个却又当差，在济南府刺史衙门充当捕快，喜爱秦琼，结为朋友。还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姓樊名虎，字建威；一个姓连名明，字子开。樊虎生得身体雄壮，两膀亦有三四百斤的膂力，手使一对钢鞭，武勇绝伦；连明练了一条铁棍，亦还不弱。樊虎、连明两个人在历城县当捕快都头，两个人没事儿就跟秦琼在一处盘桓。秦琼到了三十多岁，柳州臣作伐，把贾润甫的妹妹许配秦琼，迎娶过门。贾氏颇尽妇道。可是人人都称秦安为秦大爷，称秦叔宝为秦二爷（这一层鄙人已述明，秦彝的遗言，叫秦琼以兄待秦安），秦琼的二爷是叫开啦。

而自从杨坚灭了南陈之后，天下虽然是一统，归隋所有，可是天下荒旱不收，盗贼四起，民不得安。有一天秦琼正在贾柳店跟贾润甫、柳州臣三人一同吃酒，忽见樊虎由外面进来。施礼已毕，樊虎入座。四个人吃着酒，樊虎向秦琼言道：“我到家里去找你，你没在家，伯母跟秦大哥都不知道你上哪儿去啦，让我好找，没想到你在贾大哥这儿哪。”秦琼问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呀？”樊建威说：“我找你非为别事，只因这几年荒旱不收，遍地是匪，黎民不安，咱们这府里刘刺史亦贴出告示，招募新军。我们县里太爷徐大老爷，今天早晨把我们这几个头儿叫至书房，责备我等保护地面，说历城县为济南府的首县，不应该有匪人，要是有的话，我等设法肃清。倘若是被唐节度手下人，或是府里刘刺史手下人，要是在咱们历城县该管的地面办下案来，寒蠢是小，上宪要是怪罪下来，是谁承当？今天先告诉你们，上紧上紧，你们自

已酌量。我们听徐太爷所说那番话，知道得真当差才成，要不然被上司衙门办下案去，碰巧我们的差事就将因为这个丢掉。我樊虎在县官面前禀明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衙门里得添人。县官说添人这一层，唐节度有谕，准予添人，你们可以在本县这儿随便保荐人。县官有话，我樊虎便在县官面前保荐秦二哥你。县官说久已闻名，二哥是个精明人，就怕你不干，我便在县官面前夸下海口，我说跟秦叔宝是至交，只要找他一说就成。没别的说的，二哥你得赏兄弟个脸，你得当个捕快。你说咱们几时去见县官？”秦叔宝听罢，遂道：“樊大弟你瞧得起我，看我至重，你才保荐我呢，叔宝承情不过。要说是去当捕快，我可不敢应允；要是为官，或是投军，未为不可，就怕没能为，要是为本领，到了阵前不难建功立业，军营投军为秦某之夙志。要说去当捕快，在我叔宝倒是未为不可，必须得禀过母亲。不怕你们哥儿几个过意，当初我父在日，在北齐后主驾前称臣，官拜武卫大将军之职，为国尽忠，命丧马鸣关。我秦琼既是将门之后，不应当去当捕快，我饶没给祖上增光露脸，反倒给祖上丢人。其实做官亦不足为荣，应役当差亦不足为辱，汉高祖刘邦身为亭长，到后来能到九五之尊万乘之君。可我要是应允了当捕快，我母亲必然怪罪于我，樊大弟这份美意，愚兄谢谢，对不起，捕快一节实不敢应。”樊虎想着跟秦琼一说准能应允，万亦没想到碰钉子。贾润甫唯恐怕樊虎挂不住，忙插嘴道：“既是二爷不愿意，将来你们要有为难的案子，找他白帮忙，倒是好主意。”秦琼说：“贾大哥说得很对，日后要有用我帮忙的事儿，我是万死不辞。”樊虎亦就搁下了，遂道：“只要有扎手的案子，必然得找二哥。”柳州臣说：“别聊啦，菜都凉啦，咱们喝酒吧。”于是巡壶把盏，谈谈论论，只吃得杯盘狼藉，席终而散。樊虎告辞先走，秦琼在贾柳店喝了会儿茶，然后亦就回家。

及至到家进到屋中一看，樊虎在屋中正同秦母说话呢，贾氏

在旁侍立，秦琼就猜到樊建威必是先来跟老太太商议此事。心中正猜闷儿，秦母忽向秦琼说道：“樊虎找你当捕快，你怎样不当呢？”秦琼一听，当时就是一怔，心里非常着急，万般无奈，只可实话实说，堆下满脸的笑容，向秦母言道：“母亲有所不知，非是我自高身价捕快不当，大丈夫做事随风而转，见机而作，能大能小，当捕快亦并不低。只有一节，这不是当着樊建威吗，我亦不怕他过意。当官差呀，是不狠当不了，不缺德不发财。我曾听朋友说过，要是上宪交派下案子，批下限期来，到了日子办不着案中的人犯，当捕快为保住自己的差事，就不管什么缺德不缺，往谁身上一栽赃，就拿谁填了坑。再不然谁家要倒霉遭了官司，本来就糟着心哪，你瞧吧，只要打官司的一进衙门，当衙役的便百般敲诈。有句俗话：‘有病打官司，你就认头花钱。’娘亲，你想这些事儿我能办得出来吗？”老太太听罢，点了点头：“听你所说亦还有理，你既怕伤德，做事的时候可以存份心，咱们又不指望发财。你不可不当这差使，做事必须以小求大，不受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。我的主意，你明天去到县衙面见县官，要是县官看你不成，亦就罢了；要是能成，你就认差。”秦琼自思：自己已然都三十多岁，事事靠老哥哥秦安，自己分文没挣过，再要是有事不去做，怎对得住秦安呢？秦琼心里这么思忖着，又有母令不敢违背，遂向樊虎说道：“难得你有这份苦心，愚兄亦不说什么啦，明天你还得受点儿累，陪着我去见县太爷。”樊虎一听，是喜之不尽，遂道：“二哥既肯赏脸，小弟当然奉陪。”

书中不可重述，简短捷说，次日秦琼见过县官，自然成功，叔宝便在历城县当了捕快。他向来是好交朋友，又当上官差，朋友自然比从前有多无少，奉公缉盗，当差认真，半年之内真办了几桩子漂亮案，县官徐有德便把秦琼升为都头。他当差真是上和下睦，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。每有外乡人落魄在济南府，只要遇上秦琼，他必然倾囊相赠。有时断了些个扎手的案子，赔上经费

不算，他还送给匪人银钱让他们改邪归正，拿钱当本，可以做个小本经营。一些匪人知道秦琼武艺高强，惹他不得。秦琼的成名，令有些不怕打骂的匪人，什么叫过大堂、跪铁锁、满不在乎、滚刀肉一般的惯犯，也都感到难为情了。他们一犯案，秦琼没来之前，官人对待这些贼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只可以闭眼，遇事装作不知；自从秦琼一当差，便常常周济他们，秦琼对他们施点小惠，他们怕秦琼之威，感秦琼之恩，便不好意思在历城县的地面作案。历城县的地面，自有秦琼，大盗是不来，宵小是远奔他方，商民百姓，口碑载道，谁人不知“小专诸赛孟尝”秦琼秦叔宝的大名。不算山东，就是山西、河北、江苏、河南等处，都知道山东济南府有个秦叔宝，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侠肝义胆，济困扶危，无论当差的，应役的，行商富贾，绿林好汉，甭管是干什么的，要是到了济南府，都慕名来访，奔着来交秦叔宝。秦琼的名望是远近皆知，不用鄙人再说啦。

第二回 受牵连唐国公遭贬 见不平秦叔宝救驾

却说有一天，有外省来的朋友送给秦琼一匹黄骠马，千里人得了千里马，格外得高兴。（戏中的《卖马》说“兵部堂黄大人相送于咱”，希阅者注意，戏词与书里的意思不同，这匹黄骠马是全书的重要引子，阅者看到后来便知。）自从得了黄骠马不到半年，活该秦琼运气不佳，该着被困天堂县。济南府刺史衙门由东阿县解来十八名盗匪，系山西著名的江洋大盗，因为山西捉拿得十分紧急，十八名大盗逃至山东躲藏，被河东节度使行文请山东查拿，十八名大盗遂在东阿县被获遭擒，解到济南府。刘刺史过了一堂，知道这股差事现应当解赴长安，送交刑部，刑部审后才能定案呢。刘刺史惟恐十八名大盗解赴长安道路遥远，中途路上生变，想着历城县的捕头，秦琼、樊虎两个人武艺最好，素有威名，随即行文历城县，派秦琼、樊虎押解差事赴长安交差。公事一下来，不用说，官身不自由，秦琼、樊虎弟兄二人只可回家取随身的衣服。秦琼到家禀明了母亲，老太太不免叮咛嘱咐，拿了行李物件，同樊虎由刺史衙门领了公文路费，带了伙计，当堂领了差事，便督催伙计把十八名大盗钉在囚车之内。秦琼、樊虎二人上马，押着差事出了西门，走在关厢，便有许多朋友给秦琼送行。吃完了酒饭，谢过朋友，由济南起身，够奔长安。一路之上，小心在意，以免出错。

在路上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这日过了潼关，走过渭南，将至临潼山，秦琼跟樊虎说：“耳闻着当初楚国伍子胥在

临潼山上举过千钧鼎，威震天下各路诸侯，听人传说临潼山有伍子胥的神祠，他那庙前还放着当年举的那个鼎呢。你们慢慢地走着，我去看看。”樊虎点头应允，秦琼便催马奔临潼山。来至山下，下了马，刚要找伍子胥的神祠，忽然间听得喊杀连天，声如鼎沸。秦琼顺声音一听，喊杀之声在岗的西边。书中暗表，这岗叫做檫树岗。叔宝心中纳闷，临潼山离长安最近，焉能有战场啊？难道说此处有匪人吗？我且看看，有什么回头再说。想罢上马，催坐骑上了高岗，往西一看，就是一怔，见有无数的匪人，用颜色将面目涂改，红脸的、绿脸的等等不一，各持利刃，围着一个官长厮杀。远望那官长，手使画杆方天戟，在当中间，往来冲杀，累得周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当中有两乘山轿，有些家将保护着，可也动着手冲杀，轿子内有妇女啼哭之声。秦琼看着，未免有气：要是山中的英雄、绿林的好汉劫夺奸臣，或是抢夺贪官，何必染面呢？不管他们怎么强横，叔宝遇见此事，绝不能袖手旁观。

不表秦琼路见不平要管闲事，鄙人先把这个闷葫芦打开，阅者别忙，容我把这段杨广劫杀李渊之事述明。却说杨坚当初吞了北齐之后，他在北周官至隋国公，仗着杨林篡了北周，自立隋朝，改元开皇。论理说，一个公爵篡了位，当了皇帝，他应当知足。可因为江南之地不归隋朝所有，心实不甘，杨坚命韩擒虎、贺若弼、高颎等统带大兵数十万，进兵南陈，打算灭了南陈，得了江南，以成一统之势。活该他隋朝有一统之分，南陈后主驾前颇有忠臣勇将，虽然灭不了杨坚，可是足能自守。偏是那南陈后主叔宝天子（阅者注意：南陈后主名叫叔宝，跟秦琼的号一致，都叫叔宝）不争气，大隋朝的兵到了江南，他南陈眼瞧着要朝夕不保啦，已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他还不想主意，反倒在宫中（南陈都于金陵）同着两个美人张丽华、孔贵人，追欢取乐，可算是醉生梦死。杨坚见南征顺利，加派杨林为大元帅，李渊为长史，韩擒虎、贺若弼为先锋，晋王杨广为监军，大兵进逼金陵。打破了金陵，